

牧齋有學集

二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二

贊

觀世音菩薩像贊

我聞大士昔因地從聞思修入三昧佛
文殊爲證
明選擇圓通爲第一揀却人天二乘機唯取佛音而
設應音聞教體在此方以是隨機普攝受衆生往昔
聞妙法今現聲名文句身隨順世間屈曲聲種種音
塵起分別而今妙音了不聞如耳聾人聽伎樂無聞
無慧人中牛誦帶多生鈍根在稽首妙音觀世音早
以聞熏加被我令我通達清淨教還于文句而悟入



一音普稱周法界聞修羅琴得解脫二十五輪竝圓
通單複綺互無差別譬藥樹王愈偏病如意珠玉隨
意與瑜珈相應十七地聞思修地具三乘僧伽夜升
觀史天親聞慈氏如是說攝我妙入圓通海了達殊
勝三摩地毘盧樓閣一時啓稽首觀音觀自在

關聖帝君像贊

絕倫逸羣鬚髯奮張虎臣赴赴國士堂堂勒蜀山之
鐵銘兮昭回漢鼎誓長沙之銅柱兮離立扶桑胡刀
投而江沸嗟璽出兮山芒吁嗟乎威震華夏義薄吳
蒼人心天日遺訓煌煌受佛付囑屹爲金湯肩護法

之韋將踵衛世之四王人之欽公者以謂老瞞唬魄
蚩尤遜藏龍華冥錫爲帝爲王不知夫玉泉老衲片
語擊傷雲中授記刀下承當夫是以斷修羅趣歸選
佛場千秋萬劫常依如來座下領八部而齊三光

紀鄆嫠婦贊

左傳載莒有嫠婦莒子殺其夫老託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齊師至則投諸外齊人夜縋而登莒共公懼
啓西門而出齊師遂入莒考杜注紡以度城者因紡
纒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也古者謂去爲
藏去卽藏也壯哉斯嫠以一老婦人敵怨國君紡纒

投繩報讐所天豈非節俠偉丈夫哉莒發去華周杞
植妻未遠班固古今人表載二婦而遺莒發劉子政
列女傳下及于弓人之妻周郊之婦而莒婦無聞焉
摩挲頌圖名氏翳然秋牕落葉颯然感懷作紀鄣發
婦贊贊曰

莒發老婦規報國君連紡緼敵莒子夜奔女娃湮海
自悼其溺豈若此發殉夫讎國孟堅失表子政闕記
自非丘明孰炳青史茫茫宇宙繫此長繩忠臣壯夫
盍緼而登

漢新城三老董公贊

孔子成春秋後二百六十四年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于郴漢王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爲義帝發喪祖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董公之言出春秋大義昭揭于天下而羽之爲亂臣賊子定而天下之君臣父子定百千萬世之君臣父子亦定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公羊傳曰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君弑賊不討不

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春秋之大法記于禮傳于傳沈晦于戰國亡秦而楚漢之際乃擘坼于董公彼董公者扶天樞立地極整入紀其諸尼丘之耳孫與其諸左丘明卜子夏之宗子歟漢祖之夫子之宜也生乎百世之下邁君父之難不討賊不復讎而復不忍自絕于臣子雖董公若之何盍亦祖而哭諸謹作贊曰

仁獸西至彗星東布春秋告成亂賊斯懼魯壁自秦灰方然度周至漢竹帛未宣三分地坼九江天高羽殺義帝如燎一毛董公昌言名其爲賊重瞳喪明

喑啞禡魄縞素發喪天人震驚軋乾撼坤肇造漢京
北軍滅呂漸臺倭莽炎精不沫四七重朗陋哉小儒
矯誣錄圖水精赤帝指應漢符堂堂正正一言興邦
爲漢制法實維董公端門之命豈不在茲尼山縹筆
寶式憑之偉矣斯人儒者之雄繁露後賢敬孫瞽宗
春秋不亡宇宙不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報慈圖序贊

壬寅冬余八十餘生中寒病足繙弘明集遠公與桓
靈寶往復書問至沙門晝敬論末簡覆卷嗚咽旣而
思陶淵明不應徵命作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

孝傳實唯其時遠公以忠淵明以孝悠悠千載孰有
知兩人心事比而同之者耶靈巖退翁和尚旣爲其
父母立傳香晨燈夕有懷不忘小師越祖請畫工爲
輪珠小影日報慈圖而退翁復爲之序傳稱孝敏先
生奇偉節烈男子每觀楊忠愍傳奇罷酒語子弟以
忠臣孝子相勸勵乙丑八月病臥江村蚤夜呼憤而
卒廬山之嘆贅旒潯陽之悲重萃斯人也殆有曠世
而相感者矣退翁旣而截斷衆流長揖三界而報慈
拳拳奉忠孝爲正令豈非以忠孝種性卽佛種性悲
愍斯世多不忠不孝作最後無佛種人不惜號呼告

報與我聞天帝與修羅戰觀察閻浮提人忠孝臣子
爲益多者卽天侶增威而喜否則天衆減少而懼吾
夫子著孝經成曾子抱河洛書夫子簪縹筆衣絳單
衣罄折向北辰告備於天天帝受佛付囑祐助忠孝
唯吾夫子知之故告備焉告備於天卽告備於佛也
世之儒者徒謂孝經爲開宗明義之書吾夫子告備
之深意惜焉不察崇佛乘者推 公執諍抗禮樹法
門之城塹不復悉其大弘誓願所以扶皇極而整人
紀者余覽報慈圖序奕奕心動推其本而論之大慧
有言吾雖學佛出家忠君憂國鬱然與忠義士大夫

等凡我圓冠方屨之徒可以少知愧矣謹作贊一章
不徒以訊僧史贊曰

流俗靡靡如火消膏忘君背親裨敗相效揭揭斯人
挺挺蓬荻天骨峻擢荷擔忠孝誕生開士出塵矢報
傳寫其真圖寫其貌廣場劇戲杯酒誼鬧尙方天高
西市鬼嘯發杯擊案泣涕如瀑病亟搥床以死自要
豈無孤生亦有九廟肅肅素練整整皂帽如聞話言
如領談笑風生眉間芒吐毛竅靈巖法幢寶網羅幃
千燈交光十日竝照標榜忠孝以願以詔不斷佛種
如來所報洙泗樓頌竺墳魯誥日月耳環啗彼兀鼻

昂哉儒門逃無聲教參商二星終古長曜

遠法師書論序贊

東晉末遠法師在廬山與桓玄書論往復具在弘明
集暇日披尋慨然見遠公心事于千載之上乃撰次
而序之曰嗚呼晉室凌遲克渠煽虐擁重兵而脅孤
主藐然視天下無人顧獨嚴憚遠公屹如元戎沙汰
僧徒則曰廬山道理所居不在搜簡之例沙門盡敬
詰難入座始而遺書諮決未敢輒行旣而首出偽詔
盡寢前議其爲禮于遠公也至矣公前後抗辭一無
所鯁避訶其罷道則曰迷而不返將非波旬試燒之

言酌其間抗禮則曰南北不雜恐有異類相涉之象
危言激詞耿耿如秋霜烈日玄終莫敢誰何公羊子
曰孔文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
者其遠法師之謂乎作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序曰
咸康中車騎將軍庾冰詳議沙門盡禮至元興中太
尉桓公亦同此義論末書云晉元興三年歲次閏逢
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吾同志僉懷贅旒之嘆
故因述斯論云元興三年桓玄之永嘉二年也踰年
之間奄有晉祚尋陽降處比跡陳留乃大書特書曰
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唱義軍之先聲望乘輿之反正

何其義之壯詞之直也書太尉桓公表晉官削僞號也書晉元興三年黜永始并黜太亨也此十字書法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千秋而下習樓煩之春秋有不骨寒而魄褫者鮮矣吾惜夫後之作僧史者徒知執諍抗禮爲撐柱法門盛事而其深心弘願整皇綱扶人極者未有聞焉斯可謂痛哭者也論始于明報應終于形滅神不滅者何也古今之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者必先有無君父之心而後動于惡其敢于無君父者何也以其無報應也其所以無報應者何也以形滅而神滅也神滅則無報應矣

是故神滅之論古今亂臣賊子護身之符印而無父
無君釁鼓之毒藥也玄子問遣 撥應其篡弑之根
芽乎遠公之荅區明罪禍其伐炙之株穴乎克德不
改罪德貫盈于是乎奮筆作論以形滅神不滅者終
篇用以著克逆之萌條影響之報以正告於萬世嗚
呼公之心亦良苦矣哉今年壬寅余年八十有一實
元興三年甲辰後之千二百五十九年也回環展讀
涕泗橫流謹再拜而作贊詞曰

吾聞遠公講喪服于雷次宗授詩義于周續之攷斯
論筆削在茲誅僭逆以大義彰報應于微詞蓋經來

以後竺墳魯誥典要咸總萃于斯吾將祀諸瞽宗奉
爲儒林之大師不亦宜乎

寒松齋詞翰卷贊

寒松齋詞翰一卷嘉靖中薛君采陳魯南蔣子雲諸
公爲顧英玉先生作也先生自河南副使中讒歸秦
淮居舊廬之東偏沿街小樓廣不踰丈坐臥其中訓
蒙童數人以餽口客至從鄰家乞火煮茶有相好者
沽酒對酌餅馨輒罷去嘗絕糧東橋公餽斗粟不肯
受以寒松名其齋乞人爲詩文而自敘之曰寒松齋
者自礪之名也生平鯁介頗能自信年踰四十溝壑

見逼恐不能自堅流爲小人之歸故自礪曰今日寒
矣天地凍塞汝當爲寒松之榮母爲靡草之死晚年
窮益甚好痛飲以病酒死先生歿後百有餘年余過
其曾孫夢游循覽斯卷先輩風流婉約如在旣而讀
自礪之辭爲之目張骨悚蕭然捫衣起立而乃再拜
而爲之贊贊曰

人生百年駒隙迢迢桑榆失得曾不崇朝方其矜飾
媛妹修容春風在面近前發紅及乎潦倒躑躅觸藩
搔頭齟齬垂白倚門所以志士高舉自礪亭亭孤松
落落天際淒神清骨琢冰積雪鞭我衰晚保此明哲